

从女性视角看林海音《北京文学》与张爱玲《上海文学》的比较

Jie Xue

上海宁瑞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

【摘要】林海音和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两位女性作家。她们的文学作品与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地方密不可分，因为她们分别生活在北京和上海，而这两个地方也成为了她们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作为女性作家，她们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探讨了性别问题、婚姻和人生。林海音和张爱玲分别出生于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和后一年，成长于动荡的时代氛围中，并深受新文学的影响。林海音继承了五四时期女性作家的温情脉脉，语言运用充满同情心。与林海音将和谐视为看待性别关系的前提不同，张爱玲由于父母婚姻不和，在她心中留下了伤痕，因此她更强调两性之间的尖锐冲突，这使得她的文学创作更具前卫性。

【关键词】女性作家；北京学派文学；上海学派文学；林海音；张爱玲

【收稿日期】2025 年 7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8 月 13 日 **【DOI】**10.12208/j.jlar.20250002

A comparison of Lin Hai-yin's Beijing School Literature and Eileen Chang's Shanghai School Literature from a female perspective

Jie Xue

Shanghai Nenry Investment Information Consulting Ltd., Shanghai

【Abstract】 Lin Hai-yin and Eileen Chang were two outstanding models of female writer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ir literary works were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these places because they were living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it also beca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ir literature. Meanwhile, as female writers, they bring a distinct viewpoint on gender issues, marriage, and life via their female perspective. On the other hand, Lin and Chang were born the year before and the year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respectively, and grew up in the turbulent atmosphere of the times while also being baptized by the new literature. Lin employed language sympathetically since she inherited the gentle pulse of the May Fourth women writers. Unlike Lin, who considered harmony as the precondition to regard gender relations, Chang emphasized the sharp conflict between genders because of her parents' disharmonious marriage, which imprinted a nick in her heart, therefore Chang has more avant-garde in her literary creation.

【Keywords】 Female writer; Beijing School Literature; Shanghai School Literature; Lin Hai-yin; Eileen Chang

1 引言

林海音和张爱玲是两位杰出的中国女作家。尽管两人之间并无实质性的交集，但她们之间却存在着微妙的可比性。从文学渊源来看，林海音继承了五四时期女作家优雅内敛的风格，而张爱玲则有所不同。然而，她们都受到了现代白话小说的影响。此外，林海音和张爱玲的创作灵感分别来自北京和上海。林海音捕捉到了京派文学的精髓，其风格深受北京文化的影响；而张爱玲则是上海派文学的融合

者。另一方面，她们的崛起也反映了时代微妙的环境因素，因为她们并没有追随当时的文学潮流，而是专注于日常琐事和婚姻主题。然而，由于她们截然不同的性格经历，她们所处的时代和文学潮流也大相径庭，最终导致她们的情感态度也存在差异。林的思想相对传统正统，而张的思想则更为前卫。

2 现代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精神

现代中国文学界为男女作家都提供了包容的环境。事实上，现代中国涌现出众多全国知名的女性

注：本文于 2025 年发表在 Journal of Humanities,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期刊 9 卷 2 期，为其授权翻译版本。

散文作家。与过去不同,女性不再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更重要的是,女性拥有了自由运用文字表达自身思想和情感的权利和机会。正如张爱玲所言:

“在这个时代,旧事物消亡,新事物出现。但在这个时代达到顶峰之前,惊天动地的大事仍属例外。”这种社会性别平衡的转变促成了中华民国的建立,并随后引发了新文化运动^[1]。这对于数千年来一直由男性主导的中国社会而言,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林和张分别出生于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和后一年,成长于动荡的时代氛围中,同时也受到新文学的洗礼。毋庸置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之一的鲁迅对林和张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林于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她塑造的主人公阿嬷与鲁迅笔下的阿Q有着密切的联系。鲁迅对阿Q的描写颇具讽刺意味,阿Q象征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而林则运用充满同情心的语言,继承了五四时期女作家的温情脉脉。另一方面,张继承了鲁迅揭露中国人阴暗面和人性弱点的精神。她的代表作《金箍棒》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相似——描述了对体面和礼仪的无知观念,主人公们都饱受精神疾病和迫害的折磨^[2]。

3 心系故土

此外,每位作家都有其文学创作的“故土”,林和张的“故土”便是北京和上海——中国两座重要的传统与新兴城市。这两座城市的传统深深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文学风格和文化认同。他们对这两片“故土”怀有深厚的感情。例如,在《两城之乡》中,林反复强调“我在北京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求学、工作、结婚、养育子女,都在那里,经历了……的黄金时代……因此,我的文章自然离不开北京。”以及“我的第二个家乡是北京……除了语言,我对北京也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北京人在北京更甚。”由此可见,林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源于她对北京的思念和对北京的重游之情。林的文学创作正式起步于她返回台湾之后,但北京作为她的第二故乡,奠定了她生活方式和文学创作的基础,其影响甚至超过了台湾。

林经常提及“我的北京味”,而张则以身为上海人而自豪。例如,在她的散文《上海人,终究还是上海人》中,她写道:“我写这些故事的时候,脑子里一直想着上海人,因为我想尝试用上海人的视角去观察香港。只有上海人才能真正理解那些我无法清晰表达的部分。”尽管张曾将上海人形容为“瘟疫”,

对上海的态度也褒贬不一。然而,张在创作《上海》时,心中始终萦绕着故乡上海,她理解并喜爱上海人。她认为,“上海人是受到现代生活高压冲击的传统中国人。这种新旧文化融合的产物或许并不完全健康,但却蕴含着一种奇特而独特的智慧。”张为上海人创作了《上海传奇》,她心想“我永远在上海”。如果不是后来中国大陆政治局势的剧变,林或许不会选择回台,张或许也不会那么不愿离开上海。20世纪50年代以后,林和张先后被迫远离北京和上海。对林而言,这是回乡,而张无处安身,只能流亡海外。如果林无法回台,她的文学生涯或许不会如此辉煌。同时,如果上海的政治局势没有发生剧变,张或许就能继续创作《上海传奇》的续篇。北京对林的意义,正如上海对张的意义一样。如果林的《我的旧北京回忆录》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从北京剥离出来,它就失去了文学作品的永恒价值。而张的小说则是纯粹的上海小说——如果人们将上海元素从张的小说中剥离出来,就无法证明张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4 痛苦源于比较

此外,传统上对女性文学的认可,指的是那些以女性主义为主要框架阐释的女性作家作品。有些人甚至认为女性文学作品必须相当激进,作者会不断地对读者进行洗脑,着重灌输“男权压迫女性”的观念。然而,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并不能完全反映女性文学的现实。本文将以林海音的三篇短篇小说《与死者同葬》、《蜡烛》和《金鲤鱼的褶裙》^[3]中的女性角色为例,分析女性文学作品。首先,林海音在这些故事中塑造了三个传统女性形象。在《金鲤鱼的褶裙》中,金鲤鱼仅仅被当作生育工具,用来延续家族血脉。尽管原配许夫人对她很好,但金鲤鱼“子宫不负众望”,既能保住原配的面子,又能为自己赢得名声。中国有句古语:“子上贵,母尊贵。”然而,金鲤的遭遇却截然不同。她甚至在儿子的婚礼上都无法穿上心爱的红色百褶裙。即便金鲤去世后,由于她是妾室,棺槨也无法从正门进入。陈峰哭诉道:“既然我能从正门进去,那就让母亲也跟我一起进去吧!就一次!就一次!就一次!”这篇小说运用了过去与现在的对比手法。金鲤从未穿过那条红色百褶裙,而陈峰却轻易地让珊珊穿着它在学校里炫耀——这种强烈的讽刺意味深深触动了读者的心^[4]。

《与死者同葬》以朴实的笔触描绘了女性宿命般的悲伤，其主题也十分深刻——顺应命运。淑云是宿命论的牺牲品，她恪守“媒婆的话”，为了讨好一位重病缠身的丈夫而嫁给了他。不幸的是，丈夫在婚后不到一个月便去世了。她靠刺绣打发时间，也曾怀疑过自己，听闻过关于女性的新观念。然而，由于无法挣脱束缚，她没有深思熟虑，只是沉浸于刺绣之中。她对小叔子嘉林并无爱意，却又害怕面对自己的感情。就这样，传统再次扼杀了一位真正的淑女。故事依然运用了过去与现在的对比手法，林甚至借用了淑云在新时代的语气，来展现旧社会的苦涩，同时也触动了读者的心弦。《蜡烛》讲述的是正妻与妾室之间的故事，但它采用了不同的视角——揭示了旧时代贤妻的艰难处境。小说运用倒叙和叙事手法来讲述故事。正妻生下四个儿子后，前来帮忙的秋姑娘逐渐取代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然而，即便明知秋姑娘与丈夫有染，正妻依然对她很好，这是众所周知的。她也是第一个接受秋姑娘为妾室的正妻。然而，由于她私下里总是想着丈夫有多爱秋姑娘，她假装麻木。但她从未想过人们会更偏爱秋姑娘，最终她真的麻木了，只能抱着蜡烛哭泣。林将女人比作蜡烛，滴落的蜡油象征着女人的青春岁月。蜡烛燃尽，一切便不复存在^[5]。

5 女性为何总是彼此为敌？

此外，《我的旧北京回忆录》似乎是林的自传。这部小说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描写了三个女性的故事：“会安馆”、“兰姨娘”和“驴滚”，讲述了那个时代女性不同的不幸遭遇。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女性所遭受的压迫。不同阶层的女性之间存在着斗争，而男性却总是自以为是、懦弱无能。时代变迁和女性地位的变化是这些故事的重要主题。林塑造了三个身份各异的女性形象，但仔细观察，她们的内心世界却十分细腻，对自身的命运充满怀疑。表面上看，林文须描写了时代背景下女性所遭受的各种不公待遇和处境。然而，在更深层次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女性自身内部的相互压迫。女性不应该给女性带来耻辱。这或许是那个时代人性与社会价值观冲突的必然结果。与此论点相呼应的是，这些故事中男性的重要角色非常耐人寻味。在这些故事里，男性不理解女性的心理处境，选择逃避，事后却又后悔不已。尽管林海音反复强调男性对女性命运的哀悼和无助，但女性无声的抱怨和

默默的死亡也展现了林海音对男性更深层次的愤怒。此外，这三篇短篇小说都运用了过去与现在对比的写作手法。林海音用现代的小女孩或年轻女性与传统的老一辈女性进行对比。她们无法相信老一辈所遭受的不幸，甚至对她们带有一丝讽刺的意味。然而，林海音通过对比过去和现在，运用一种充满同理心的女性视角进行写作，使读者能够产生共鸣。读者会被其中蕴含的女性主义激进想象所吸引，同时也能感受到女性的气息^[6-7]。

6 冷峻的目光：超脱叙事的艺术

与林将和谐视为看待性别关系的前提不同，张强调两性之间尖锐的冲突，这源于她父母不和谐的婚姻，在她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张早期的文学作品大多揭露婚姻的阴暗面。她的《金箍棒》与林氏的《与死者同葬》和《烛光》^[8]在情节上颇为相似。《金箍棒》讲述了曹琪乔的哥哥安排她嫁给一个重病缠身的丈夫。琪乔虽然很欣赏她英俊健壮的小叔子姜继泽，但在成为年轻的寡妇后，她便带着孩子们脱离了庞大的家族，独立生活。然而，季泽依然觊觎琪琪的钱财，百般挑逗她，而琪琪则坚守家产，以青春和幸福为代价，不仅如此，他还暗中压制子女的自由，破坏他们的婚姻幸福。如果稍加改写《金箍棒》，将其拆分为两部分，其情节几乎就和《死人与蜡烛》如出一辙了。不过，她也有少数作品，例如《倾城之恋》^[9]和《红玫瑰与白玫瑰》^[10]，看似拥有完美的结局，却又暗藏着悬念。我们不禁好奇，白柳素能否保住范家妻子的地位？董振宝是否还能停止嫖娼、虐待妻子？这些都令人怀疑。然而，在张爱玲与胡澜城分手后，这成为了她文学创作的转折点。张爱玲后期的作品，如《步惊晴》和《十八春》^[11]，都倾向于以幸福告终。《赤裸大地》和《稻芽歌》：这两部“新中国”时期的小说堪称真爱的典范。张爱玲摒弃了以往质疑甚至否定爱情的风格，转而肯定爱情。从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的冷漠到50年代的热情，她从旁观者的位置出发，用一支尖锐而华丽的笔触，写下了她那些略显生涩、沉重而又质朴的作品。张爱玲后期的爱情小说弥漫着一种恍惚迷离、如梦似幻的虚无感——从难以割舍的爱情叹息，到无奈孤独的命运长叹。这是林，她从未体验过那种最难在文学作品中展现的忧郁爱情。林小说中常见的女性悲剧，在她所处的时代尤为突出，而张爱玲的小说则揭示出，许多女性的悲剧源于她们自身的

选择^[12]。

7 结论

总而言之，林海音和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中国两位杰出的女性作家。她们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她们非凡的人生。她们用文字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启迪，她们的作品也革新了文坛。由于她们生活在北京和上海，她们的文学作品与这两个地方密不可分，这也成为了她们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女性作家，她们也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对性别问题、婚姻和人生有着独到的见解。

参考文献

- [1] Chang, E. (2006). *My own writing*. Beijing: Jinghua Press.
- [2] Chang, E. (2021). *Legend*. Beijing: Beijing October Art &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3] Chang, E. (2020). *Naked earth*. Taipei: Crown Culture Corporation.
- [4] Lin, H.-Y. (1997). *Gold carp's pleated skirt*.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 [5] Chang, E. (2020). *The rice sprout song*. Taipei: Crown Culture Corporation.
- [6] Lin, H.-Y. (1980). *Buried with the dead* (J. P. Yang, Trans.). *The Chinese Pen*, 34(Winter), 33-61.
- [7] Lin, H.-Y. (2018). *My memories of old Beiji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8] Lin, H.-Y. (1990). Candle. In A. C. Carver & S.-s. Y. Chang (Eds.), *Bamboo shoots after the rain: Contemporary stories by women writers of Taiwan* (pp. 7-25).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 [9] Chang, E. (2017). *Love in a fallen city* (K. S. Kingsbury, Trans.). New York: NYRB Classic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3)
- [10] Chang, E. (2019). *The red rose and the white rose*. Beijing: Beijing October Art &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11] Chang, E. (2019). *Eighteen springs*. Beijing: Beijing October Art &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12] Lu, X. (2022). *The diary of a madm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版权声明：©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